

Caroline Walker Bynum 著

*Holy Feast and Holy Fast:*

*The Religious Significance of Food to Medieval Women*

《神聖的饗宴與神聖的禁食：  
食物對中古婦女的宗教意義》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李貞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最後的晚餐中，耶穌拿起餅來祝福，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然後又拿起盛了葡萄酒的杯，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馬太福音26：26-28）翌日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身體被「打破」，血從肋旁的傷口流出。從此，歷代的基督徒不斷被教導從餅和杯的意喻中思考神對人的救贖恩典，而食物的象徵意義也在基督教傳統中佔了舉足輕重的份量。耶穌在世時教導他的門徒要棄絕這「世界」，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他。研究教會發展的現代學者，或受自身社會環境的影響，或因中古修會安貧與貞潔等會規的暗示作用，多著重於中古基督徒如何勇敢地放棄性和財富。然而，性和財富真能代表中古社會最具誘惑力而難以棄絕的「世界」嗎？Bynum在她的精心鉅作*Holy Feast and Holy Fast*中指出：在饑荒頻仍的中古歐洲，食物才

是令人最難割捨的。尤其是對以烹飪和餵養家人為生活重心的婦女，食物便成了她們最重要的資源。婦女既缺乏參與政治和教會核心的機會，談不上擁有或放棄政教權力，「禁食」便成了她們表現「棄絕這世界」最可行的方法。青春期少女或以禁食抗議家人為其安排婚配；已婚婦人或以禁食抵制丈夫求歡。不論老幼，禁食的婦女多好將自己或家中的食物分送給鄰里間的貧窮之人。食物是婦女唯一能夠掌握的資源，禁食則成為婦女表達意志的一種方式。從數週到斷斷續續數十年的長期禁食使不少婦女體弱多病，甚至餓死。

歷來學者對於中古婦女禁食的極端行為向存好奇，研究者或從心理分析的角度，視之為二十世紀神經性厭食症 (Anorexia Nervosa) 的先驅，認為禁食是婦女藉以控制自己身體和周圍環境的一種手段。或有神學家認為婦女深受靈肉二元論(dualism) 的影響，藉禁食否定自己的身體，以求靈命的提昇。由於當時羅馬公教會視女性為屬靈弱者，因而或有女權運動史家認為中古婦女實內化了當時歧視女性的思想(mysogyny)，而以禁食表現對自我的恨惡。從中古遺留下來的史料來看，Bynum並不否定上述各種解釋有其價值，然而她認為中古婦女禁食的意義遠超過此。關鍵在於：她們雖然棄絕一般飲食，卻對聖餐中的餅和杯饑渴無厭。Bynum指出，中古婦女藉著與食物相關的各種行為，包括禁食、分送食物、吃聖餐及連帶的神蹟奇事來「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典型的神蹟：例如婦女在分送時，原本不足的食物，像耶穌用五餅二魚餵飽五千人時一樣，突然變豐盛，可以滿足求食的窮人；或是婦女在領聖餐時，看到耶穌向她顯現；或因祝禱的教士誠信不足，未能將餅和杯轉化為耶穌的體和血，而為領聖

餐的婦女所吐出。史學家的任務，不在辨明這些神蹟的真實性，而在探求當時人對這種種行為的體會和詮釋。

Bynum 認為研究者不能將禁食孤立來看。她發現當時的婦女雖然承認自己「弱」，卻不仇視自己的身體或輕視自己靈命的潛能，反而認為自己「弱」，所以更能認同具有人性(humanity)的耶穌，更容易親近經由基督所彰顯的神，而與神合一。在十二世紀化體論(transubstantiation) 確認聖餐中的餅和酒確為耶穌的體和血之後，最後的晚餐中耶穌所說的話，對中古的基督徒更加具有真實感。Bynum 繼續她在 *Jesus as Mothe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一書中的研究，指出：教會神學強調耶穌人性的一面，並將他打破自己，提供身體和寶血使世人重生的慈悲、受苦，類比為母親生育哺乳，撕裂自己來餵養所愛之人。鎮日與食物為伍的婦女信徒，遂將耶穌視為柔弱/屬人性/餵養者的女性角色(female)，而非剛強/屬靈命/取用者的傳統男性形象(male)。她們與耶穌認同，將禁食及其引發的病痛視為與基督一同受苦；將分送食物給人視為服務並救贖他人；而將對聖餐的渴求視為對耶穌強烈的愛，強烈到認為將餅和酒(亦即耶穌的體和血)吃下時，便可與所愛的神合而為一了。

Bynum 自知她修正前說大膽假設，因此在全書的佈局上力求小心求證。全書分為背景、證據和解釋三部分共十章，並加上前言和後記。首章「中古後期的宗教婦女」介紹十二世紀下半葉到十四世紀初婦女在宗教世界中的新機會。傳統修會中，修女和封聖婦女的人數增加；在城市中，街頭宣教士的產生亦提供婦女新的宗教活動空間。婦女自組的修行團體，如 *beguines* 也應運而生。雖然不同階層的婦女可能參與不同型態的宗教活動，其中卻

有一些共同點。例如第一，相對於男性爲主的修會而言，純婦女的宗教組織通常較缺乏固定形式。第二，不像大多數男子是在成年經歷某種巨變覺悟後，遽然轉爲虔誠，聖女傳顯示女子通常在年幼時便決定將來要獨身修行。第三，不論參與何種型態的宗教活動，與飲食相關的各種行爲，總是婦女表現信仰的中心主題。第二章「禁食與饗宴：歷史背景」介紹基督教在靈修禱告和參與聖禮之前禁食的傳統。並說明中古教會神學在詮釋聖餐意義上的一大轉變：從最初信徒溫馨地共享愛宴、共嚐靈糧，發展成化體論中飲用基督破碎的身體和寶血。

第三章「食物是女性的關懷：證據的複雜性」討論所引資料的性質，檢討採用統計數字論證宗教行爲可能產生的問題。Bynum並詳舉比較幾位男性作者的論述，發現當時人，不論男女，都認爲飲食行爲和隱喻確屬「女性」特色。第四、第五兩章「女聖人生活中的食物」和「女神秘主義者詩文中的食物」，則是本書的基本史料，討論從十二世紀下半葉到十四世紀（Bynum並舉一十六世紀初之例爲輔證）在法、德、義大利和低地國的各種婦女資料。發現不論時間先後，地域南北，食物皆爲婦女宗教行爲的核心。Bynum承認本書前五章的進行緩慢，尤其四、五兩章敘述許多特異的故事，提到不少人事地等細節。她表示之所以如此，一來是盡史學工作者的本份，不能只陳明立場，而必須以史料證明論點。二來正因爲最後五章的詮釋所涉及的理論既複雜又廣泛，更必須先將史料證據交待清楚。

Bynum在第六、七兩章「以食物控制自我」和「以食物控制環境」回應過去學者對婦女禁食的研究。她質疑將禁食視爲神經性厭食症的解釋，也修正純粹從棄絕世界的角度來看苦修，並

反駁婦女內化性別歧視而以禁食自我虐待的說法。Bynum指出婦女確實以飲食行為抵制一般家庭生活對女性的期望與安排。然而，她們也藉由辨視聖餐是否聖化的神蹟異能，超越以男性為中心的教士階級，甚至測試教士的誠信度。同時，又以極端禁食等方式，反對當時教會神學向「世界」妥協，而對苦修主義(asceticism)所採的溫和教導。

第八、九兩章「食物的意義：食物即肉體」和「婦女既是身體也是食物」則是Bynum對此一主題的創見。她指出中古後期二元論的異端，例如Catharism，主張靈肉二元：認為耶穌在世時只是一個靈，並未真以肉身存活過；肉體既為惡神所創，又會朽壞，姦淫暴食皆不足為奇，無須申斥。教會為對抗這種說法，益發著重耶穌的人性，強調靈肉皆為獨一真神所創造，而聖餐正是神降世為人，道成肉身的一再重演。Bynum主張，教會提倡「效法基督」的靈修方式，而婦女便是在此神學脈絡中，以禁食效法基督受苦，以吃聖餐與神合一。

末章「婦女的象徵符號」中，Bynum更進一步比較在中古教會強調耶穌人性、柔弱及其女性特質的情況下，男女靈修時所用象徵符號的異同。資料顯示，男性修道者在當時神學環境中，常必須經過角色轉換的過程，以象徵意義的女性(female)自況，做為追求與神和好合一的自我形象。反之，婦女因沒有角色轉換的必要，反而可以本著自身性別、形象，持續追求靈命成長，並未顯示對自我性別角色或肉體靈命的仇視意向。

Bynum蒐集的史料包羅萬象，舉凡聖徒言行錄，聖女傳，男性思想家的神學論述，女神秘主義者(mystics)的詩文，各種編年紀(chronicles)，以及中古的繪畫，雕刻都在援引之列。這些資

料也曾或多或少被前輩學者所收集引用。然而Bynum能做出不同解釋，至少有三方面的因素：第一，她將禁食的問題放回歐洲中古神學發展和宗教氛圍的歷史脈絡中觀察，而不將之抽離，以生活富裕的現代人對飲食的態度（如節食減肥控制自身與環境等）來考量。第二，她一改過去學者將男女文字資料混合處理的方式，而將女性作者的詩文獨立出來，檢視婦女對於自己靈修歷程、飲食行爲的描述和解釋。第三，她比較中古男女修道者，神學家和神秘主義者對靈修生活和飲食行爲的各種意見，發現男女不但對女性的宗教角色認知不同，對飲食行爲的態度也有異。雖然男女都參與禁食與聖餐，然而飲食行爲只是男性修行的一小部分，却是女性宗教行爲的核心。過去的研究或因單從男性角度揣摩，所得結論頗受限制；與其說是反映中古婦女的自我形象，不如說是當時男子對女性的詮釋。

Bynum雖然獨具慧眼，提出新說，然而舉證論述仍有令讀者疑惑之處。她點出了飲食行爲和婦女信仰間的關係；然而婦女與食物結緣並不始於中古後期，何以至此才見婦女以飲食表現信仰？倘若以飢荒做爲婦女態度改變的背景，則中古後期的歐洲是自十三世紀下半葉開始才再度飢荒頻仍，而Bynum的例證卻始於十二世紀。學者向對英國的經濟情況議論紛紛，或認爲在十四世紀下半葉黑死病流行之前，英國普遍比歐陸富裕。Bynum所舉例證多不及英國，是否也與此有關？可惜書中未做說明。倘若化體論才是婦女以飲食表現信仰的轉捩點，則Bynum或應將書名劃限於中古後期，或應略述化體論之前婦女如何看待食物與信仰間的關係。此外，Bynum雖主張不論出自何種背景，禁食與聖餐等飲食行爲都是婦女表現信仰的方式。然而，基於史實的限

制，她所能引用為女性自身發言的，仍限於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以上婦女，以致讀者可質疑其論述是否能忠實呈現中古婦女生活史。所幸Bynum同時也採用了許多聖女傳的資料，由傳記作者來描繪不諳詩文的婦女，並記錄她們對自己經驗的陳述，稍可彌補上述的缺憾。事實上，在處理文字資料缺乏的婦女史和生活史時，這種對不同階層的人物及其相關史料的警覺，是十分重要的。

總的來說，Bynum從性別差異的角度將禁食問題放回中古宗教發展的脈絡中，藉助心理學，人類學和神學的知識，重新整理既有史料，提出異於前人的解釋，來修正過去研究從單一學門或理論處理禁食的失誤。她不但釐清婦女禁食的問題，也進一步對中古苦修主義和性別在宗教生活中的特殊意義提出新的看法。書中雖仍有若干可議之處，然而瑕不掩瑜。她的作法提醒史學工作者不必只將婦女史當做一特異或孤立的學門，而可將「性別」視為和「社會階層」、「經濟能力」類似的切入點。其研究成果，除增加對婦女的認識之外，或也有助於瞭解當代生活史的其他部分。此外，從她主張中古婦女以女性本色追求聖潔的論點，讀者幾乎可以稍加引申，用以批判現代女權運動落入男性中心窠臼，以為「更像男人，才能平等」的錯謬。然而，作為一個歷史學者，Bynum很謹慎地就史論史，對女權運動毫無「政論性」的發揮，這一點，又值得從性別角度研究歷史的人欣賞和學習。